

Meaning and Self-knowledge

意义与自识

意义与自识

——蒯因自然主义思想研究

Meaning and Self-knowledge

高洋◎著

 人民出版社

意义与自识

——蒯因自然主义思想研究

Meaning and Self-knowledge

高 洋◎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义与自识：蒯因自然主义思想研究 / 高洋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19582-7

I. ①意… II. ①高… III. ①奎因（Quine, Willard Van Orman 1908—2000）—
自然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7304 号

意义与自识

YIYI YU ZISHI

——蒯因自然主义思想研究

高 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9582-7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人类伴随着恐惧和战胜它的喜悦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数千年时光，至今这种地球上的智慧生命持续关注着人、世界、语言和知识之四者间的关系问题。生存于世界之中的人渴望认识世界和自身，知识则作为他们渴望获得的结果，包括文字符号在内的广义的语言除了是知识的载体亦作为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工具。此四者间的关系问题简言之是知识问题和认识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形成了一门叫做认识论的学问，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包含在哲学里面，成为一门古老的学问。时至今日，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认识论其重要性在近代西方哲学中被凸显出来，哲学思考不再只是一种对世界的本原之始基问题的本体论的迷恋，宏大的场景被精致化为对世界和自身的细致的认识，前者的努力得到的是臆想和独断，在后人看来这虽有些令人沮丧但它的积极作用却是充当了一个使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能够进步的反作用力，推动了认识论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后者所做的改变再一次印证了反思的力量。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表明人类不能无中介地去认识世界和自身，这一发现又再一次精致化了哲学认识论的反思，使认识论的命运也相应发生了改变，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仍是我们从古至今所期望获得的认识活动的结果中最杰出的典范，因此与以往的哲学家和认识论家不同，我认为不

需要去纠结于科学是否具有被用来阐释认识论的资格，而是反倒要问：科学为何不能用来说明认识论？以及认识论何以见得比科学高明？

近代西方哲学经历认识论转向时的科学起步和奠基与当今科学各个门类的细分，以及研究成果与以往相比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一状况影响了人们的方方面面，认识论思考亦要被影响并作出相应改变。我们须循着科学和认识论发展的共同历史脉络来审视一度作为哲学的代名词的认识论和科学在时间的大道上它们各自取得的成果。当伽利略用自制的望远镜通过观察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在1632年出版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时候，勒内·笛卡尔开始思考心灵和物质的关系，得出了上帝的最高保证以使得心灵能够对物质形成清楚明白的可靠的知识的结论，1637年《第一哲学沉思集》出版，霍布斯和洛克思考着经验论的格言“任何在心灵中的东西，无不是现在感觉中”，我们如何能够凭借感觉经验断言世界的真实存在这一问题困扰着贝克莱大主教，使或出于主教的义务或出于认识论的必要求助于上帝，但贝克莱的尝试并非是无意义的，或许他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在今天最前沿的理论物理学视域中“存在即被感知”的宣言又再一次勃发出新的启示。艾萨克·牛顿综合了哥白尼的太阳系结构假说、开普勒行星运动的三定律和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和抛体运动规律，建立了经典力学理论，从而开启了经典物理学，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昭示着：“在伽利略的工作之后50年，科学达到了它的繁盛期。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科学开花结果。”（*FSS*, p.3）从牛顿经典力学中展示的绝对时空观到量子力学所开拓的相对时空，两种理论的相继出现并显示出各自的限度，这使得人们有理由、有勇气在固有观念的基础上去思考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他提出的物种进化论对人类自身能力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演进说明，是认识论所关注的对人的认识能

力如何发生作用之思考所要考虑的。1869年门捷列夫把自然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元素重新分类，制定出元素周期表，向人们以新的方式讲述着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关于世界之始基的“水、火、土、气”的古老传说。力学和光学的发展以及科学研究手段的进步使科学家们进一步想要了解一个信念，即力的传递和光的传播所需的介质之谜。1887年，年轻的迈克尔逊和莫雷通过改进了的装置进行实验仍未发现干涉条纹的移动，从而无法确定以太的存在。随后的洛伦兹把伽利略提出的时空数学变换一新，被后世称为“洛伦兹变换”，正是此举动摇了牛顿确立的绝对时空观。时间一晃，人类进入了20世纪，1900年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假说，一场科学的革命即将拉开序幕，此后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打破了绝对时空观，20年后，海森堡开创了量子力学并于1927年提出了著名的不确定原理：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不能同时被精确地测定。它的意义在于我们追求的或者我们所认为的科学能够带给人的绝对确定性由于反例的出现而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科学、哲学和世界的关系。在19世纪以降的两百年里，康德为了解决休谟留下的困难提出了他的先验认识论学说，黑格尔继续构造他宏大的形而上学帝国，弗雷格发展出符号逻辑。哲学老人拖着它沉重的步伐也迈入了20世纪，罗素和怀特海于1910年至1913年发表的《数学原理》与弗雷格的《概念演算——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成的思维符号语言》奠定了一种新的哲学的诞生并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理论。与此同时，约翰·华生在1913年提出了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心理学它的发展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给认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现代西方哲学经历过语言的转向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成果、符号逻辑的诞生、数学研究取得的进步为哲学研究尤其是认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科学哲学思想方面，关于科学至今为一些怀疑论者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家所诟病的归纳问题，从笛卡尔到休谟和康德再到卡尔纳普所做

的思考构成了认识论研究发展的脉络。20世纪初诞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对20世纪下半叶的英美哲学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渗透，尤其是约翰·杜威对知行关系的研究使人们在如何看待科学及其基础的问题上起到了解惑的作用。反观从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近四百年来出现的种种新状况，科学对我们的生活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们无论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还是认识活动的范围、手段和目的上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影响，这时的认识论若是对此不闻不问的话恐成为一门无人问津的学问。在20世纪中叶汇聚一堂的各种新状况促使了认识论的内部即将开始的一次新的革命。以1969年美国哲学家威拉德·蒯因发表的论文《自然化的认识论》为标志，认识论在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大潮中，在实用主义、语言哲学和心理学等学问的方兴未艾中认识论开始了当代的自然主义转向。

然而自然主义却不是新鲜的东西，在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上它偶尔与认识论的擦身而过，这才使自然化的认识论看起来如流星划过苍穹，耀眼的光芒遮掩了同时代的一些理论而使自身成为瞩目的焦点。让人记忆犹新的是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时，基础主义的号角响起，鼓舞了后学们几个世纪里在追求绝对确定性的道路上前赴后继，自然化的认识论似乎与这番场景在相反的影响作用下遥相呼应了。也因为这样，认识论的发展没有断层，旧理论的主流地位总是被新理论所占领，只不过到了现时代，百花齐放之势锐不可当，然而主流也就随之渐弱了。自然化认识论的提出与近代西方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在某种程度上多少是有“接着讲”的，这是继承；它的新颖也来自对以往认识论的不合理之处作出的一些改进，这是批判。自然化认识论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的英美哲学界引起不小的波澜并非单纯是由其新颖所致，更是其所诞生之时契合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承载了时代之希望。在本书中我将从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缘由和前提以及开始考察之前的一些有重要

影响的认识论方案并作出解释，时间是一个线索，另外较为隐蔽的是基础主义的诉求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尤以认识论中之变体给人造成的迷惑，明眼人看得清楚基础主义的诉求似乎与怀疑论一样冥顽不化，不断转变其形态而继续存在于哲学思考之中；而门外汉则会以为基础主义的迷梦被美利坚人詹姆士消灭了。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基础主义是否被消灭尚不可妄言，詹姆士之思想是否为普罗大众所接受亦是成问题的，故而需在阐释这一点之前还解释自然主义这个立场以及它与基础主义的分殊，以及对要实现认识论的自然化则须先将意义自然化作出说明，蒯因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成为语言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第一章要阐述的内容。接着再谈蒯因从概念与学说两方面阐释自然化认识论的诸革命性观点，这是第二章所要呈现的内容。进一步的分析将在第三章中重点论说，自然化认识论从提出的那日起就受到了来自规范性的责难，而这也正好使得自然化认识论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为对规范缺失之责难以对规范的崇拜和迷恋之反驳。反驳之道乃是自然化认识论所赞成和立论的一切皆可能利用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实用主义观念，后者将构成一种认知思索方法与态度之告诫。乍看规范性乃自然化认识论之大敌，批评者常以此为武器并将自然化认识论视为与科学一般是纯然描述的，毫无规范可言。于是乎这样莫名其妙的标签成了这些视描述为洪水猛兽之人面对一种认识论时所做之褒贬取舍的方便之门了。我将对此展开一些解释和评论，描述与规范并非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标准，它们之间本身也不是泾渭分明的，自然化认识论被烙上这些印子实在有失偏颇。姑且就以这样的方式划分，我们也还是欢迎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喜爱科学，非科学的任它再怎样的规范，它也终究不是科学。诚然，如自然化认识论所昭示的世上未有无时无处皆恒准之理论，反观自身亦是这样的，毋庸讳言，自然化认识论本身亦不是一个固定了的、恒准无误之理论，这自然是与基础主义的诉求相左，区别在于后者表达的

是人类认知及期许科学所达目的的愿景，而前者则是道出了科学所展示的事实。文中还将列举大凡以在科学上有所建树而闻名遐迩于世界者多持此类似观点，切合于实际之于世人不仅是科学的要求亦是实用主义对于平日生活的影响，最后的反思是要发现这一点。

自 序	001
导论 走向自然主义	001
第一章 意义的自然化	018
第一节 意义的基础	019
第二节 自然主义的意义理论	030
第三节 从符号的角度理解意义	049
第二章 认识论的自然化	062
第一节 欧洲近代以来认识论的基本进路	062
第二节 观察句理论之要义	085
第三节 语言学习和认知	095
第三章 规范与描述之辩	108
第一节 认知规范的概念及其来源：一种理想模型理论	109
第二节 描述还是规范：自然化认识论与二者之关系	132
第三节 一个新的教条	155

第四节 超越描述与规范.....	171
第四章 知识之路.....	186
第一节 从刺激到科学：传统认识论概念的自然主义解释.....	186
第二节 真理和规范性.....	198
第三节 认识论的多副面孔：实在论、决定论和实践.....	210
第五章 最后的沉思.....	224
第一节 一种可能的世界观.....	224
第二节 实用主义的忠告.....	231
第三节 认识论在未来的形态.....	242
终 论.....	253
参考文献.....	260
后 记.....	266

导论 走向自然主义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自然化认识论在其立场——自然主义上的诉求的话，那就是：“承认正是在科学本身之内，而不是到某种在先的哲学之中去识别和描绘实在。”（*TT*, p. 21）仅从这一高度概括的话语来看，似乎自然主义仅仅是与基础主义针锋相对的立场，这种思想的产生会被误以为是一种新的人为构造物而殊不知它即便只在认识论上也有相当丰富的内涵。自然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对于认识论来说它在细节上的要求是什么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自然主义之“自然”，仅从文字上来理解，乃是对探索认识对象本来面貌之诉求及遵循对象自身运行所遵循道法之顺应与尊重。在认识过程中人的感官接受器从认识对象上获得的是一系列感觉数据，这样说好似我已预设了一条先天的原理，但一直被我们称作经验的东西是否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是最自然和最亲近的，除了在少数极端怀疑论者那里答案自是明了的。因此，自然主义并非是个新鲜的事物，它不过是经验论在当代的一种表现罢了。蒯因的这一立场来自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

“在哲学上，我坚持杜威的自然主义。……与杜威一样，我认为，知识、心灵、意义是它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同一个世界的部分，并且

必须按照使自然科学充满生机的同样的经验精神对它们加以研究。这里，没有先验哲学的位置。”（*OR*, p. 26）

杜威在其《经验与自然》一书中对自然主义的诠释是：

“本书中所提出的这个经验自然主义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了一条能够使他们自由地接受现代科学的立场和结论的途径，而且这是唯一的途径，虽然绝不会有两位思想家会以完全相同的样式在这条道路上旅行。这个途径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而另一方面仍然维护着许多以往珍爱的价值，只要它们是经过了批判的澄清和增加了新的力量的。”^①

自然主义作为经验论在当代的新的发展和表现形式，克服了旧的经验论的缺陷，同时参考借鉴了与其同时代的科学理论，较之同时代和以往的非自然主义思想而言，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它并不是完全破坏性的，而是改良的，并未完全抹去传统哲学中所体现的、人性当中本身所蕴含的一些长久以来受到珍视的价值，而是以新的方式展现出来并使它得到新的合理的解释，这些并不过分的夸奖如果不被视为一种庸俗的自我推销的话，倒是可以作为后续所阐述观点的一种预告。自然主义的方法即是经验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和哲学两方面的表现则不太相同：

“在自然科学中，经验和自然是联合在一起的，而这种联合并没有被当作一件怪事。相反地，如果研究者要把他所发现的东西当作真正科

^① Dewey, J. (1929). *Experience and Na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 ii.

学的东西来研究，那么他就必须利用经验的方法。当经验在可以明确规定的方式之下被控制着的时候，它就是导致有关自然的事实和规律的途径，这被科学研究者视为理所当然之事。”^①

而在哲学中，尤其是认识论的研究中经验论的立场和方法并没有受到所有认识论家的欢迎。以理性论的立场在近代哲学中向我们展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

“笛卡尔学派把经验放到一个次要的而且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只有当‘伽利略—牛顿’的方法取得了全部的胜利时，才没有必要再叙述经验的重要性。假使我们十分乐观的话，我们可以预见到，在哲学中也会有同样的结果。但是这个日期似乎并不近在咫尺，在哲学理论方面，如果以罗吉尔·培根的时代与牛顿的时代相比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接近于前者的。”^②

他们对于新的科学发现热情和哲学中利用这些发现的精神我们要给予肯定，但对于他们不重视经验而过分沉湎于中世纪后理性力量的苏醒并取得的胜利中时，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武断的理智主义”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摆脱倏忽易逝、不可靠的经验、从可靠的基础构建出人类知识的大厦——达到之时便是越发远离我们的经验和常识之日，因此：

“许多哲学最后所得的结论，必然使它蔑视和谴责原始的经验，以

① Dewey, J. (1929). *Experience and Na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 iii.

② Dewey, J. (1929). *Experience and Na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 3.

致那些主张这些哲学的人们以其距离日常生活关系的远近来作为衡量他们在哲学上所界说的‘实在’是否高贵的准绳，因而这也就使得受过一定检验的常识瞧不起哲学。”^①

在今天我们看来这确实让人颇有几分微词，但在那个自然科学百废待兴的年代，大致鲜有人会瞧不起哲学了。但这却不能掩盖理性论的那种认为清楚明白的观念高于经验，演绎优于归纳的观点。所以，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应该是通过理性得到的而并非经验，所以，这样的知识要么是免于受到经验的检验的，因为经验不具有检验的资格；要么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受到任何检验的。诸如此类的想法并不能使所有人都认为它是合理的，当经验与之相对时，任何观念均无豁免检验的特权。应该指出的是在基础主义盛行的年代，经验论也不能免于来自今日之自然主义观点的批评，因为自然主义从根本上是反对基础主义的，换言之，即便近代以来的所有认识论家全体拥护这一立场，只要无法消除基础论的迷思，也难逃其陷入困境的宿命。因此，本节开篇蒯因的话就开宗明义地总结了这一点，自然主义不仅是反对理性论的，它更是我们拒斥基础论、第一哲学并捍卫科学的有力武器。经验论为怀疑论者和理性论者在基础论的错误观念误导下对经验之易逝性的诟病在自然主义者看来完全不是问题，因为：

“经验法却指出了某一个曾被明确地描述出来的事物曾经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以及怎样被达到的。它放在别人面前一幅已经旅行过的路途的地图，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可以按照这幅地图重新在这条道路上履行，亲自来视察这个景色。因此，一个人的发现可以被其他一些人的

^① Dewey, J. (1929). *Experience and Na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 8.

发现所证实和扩充，而在人类所可能核对、扩充和证实的范围以内具有十足的可靠性。”^①

把经验放在整个人类共有的财富中去考量的话，它作为一个总体是可以被不断补充和修正的，而这个总体在通过方法论上的精致化之后形成的就是科学。理性论者的后果我们是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的，他们本身就是基础主义的代言人，而经验论者的后果在休谟那里也是够让人沮丧的了，从近代哲学的发展来看，“一句话，经验的方法所引起的问题提供了进行更多的考察的机会，在新的和更加丰富的经验中开花结果，但是非经验的方法在哲学中所引起的问题却阻碍着探究，都是一些死路。”^②非经验的方法在对经验之使用同样也是死路，这是在说卡尔纳普，理性重构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感觉材料是否真的以相似性记忆关系来联结不必说这有待科学本身的来加以说明，而这种重构却理所应当认为关于外间世界的全部知识还原为原初经验后都可以说成是以这种关系相互联结，倘若说明这种联结的学说是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了科学的话，自然主义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但这种学说本身不具有科学的身份，因此它是“不自然地”打破了经验本来的联结，世界是按照人使其合理化的倾向来被构造的，就其构造的现象主义立场而言其本身也无法成为科学，科学陈述在语言层面上需要一种现象主义的基础无法提供的主体间性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应该是建立在物理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一点不仅卡尔纳普自己意识到了，蒯因也意识到了，“纯粹的感觉材料这个概念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抽象。”（*WP*, p. 225）科学本身不是现象主义麾下的，而是建立在物理主义基础上的，这才使得我们有

① Dewey, J. (1929). *Experience and Na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 29.

② Dewey, J. (1929). *Experience and Na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 7.

道可循，才谈得上尊重认识对象本身的运行方式，所以他们最后都倒向了物理主义。自然主义必然是要肯定物理主义的，无论是出于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的需要。蒯因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要使自然主义在其内涵中囊括物理主义的立场，不仅对于自然化认识论是这样的，亦作为他著名的“本体论的承诺的”本体论学说得以成立的需要。自然主义对世界的理解就是：

“我是一个坐在物理世界中的物理对象。这个物理世界的某些力量影响着我的外表。光线刺激着我的视网膜；分子撞击着我的耳膜和指尖。我敲打后背，发出共鸣的声波。这些声波的形式就是谈论这样一些东西发出的声音：桌子、人们、分子、光线、视网膜、声波、基数、无限类、悲喜、善恶。”（*WP*, p. 228）

物理主义的立场最终是要为自然化认识论来服务的。因为：

“如果采取物理主义的选择，两个方向会自动显现出来。一个方向是，其目标仅仅在于按《数学原理》的精神去追求概念的经济和明晰，这确实就是物理主义者在理论的核心地带一直在做的事情，尽管最后的微缩模型在铜模中铸造出来之前，逻辑学家会出手帮助做一些修饰和擦亮的工作。另一个方向，更类似于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就是我所想到的自然主义。它是对下述过程的理性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种族实际上习得了关于外部世界的一个负责任的理论。它将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物理世界的物理的子嗣，从我们与世界的贫乏的接触出发，从光线和粒子对我们的感官的单纯冲击以及像努力爬山这一类的零星事件出发，如何能够想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科学理论呢？”（*FSS*, p. 16）